

长篇小说

开机 100000 册

十五日

杨文森 著

All happened within 15 days

纯中国元素魔幻史诗，2010网络十大热帖之一



天地人三界之外，埋藏着惊天动地的秘密。神鬼莫测的批麻界，封禁了无数屈死的冤魂。三百年来兴盛的家族，一夜之间的衰败，是天命难违，还是机缘巧合？一个懵懂少年，怎样揭开祖辈三百年的罪孽？十五天内，一切将大白于天下。首次带你走近在中国古老大地上流传千年的巫术——批麻考。

出版前群发500位读者试读，收回反馈498条，皆称这是一本让人不忍释卷，一口气读完的好看小说。出版社毅然开机100000册。

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

长篇小说

十五日

杨文森 著



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十五日 / 杨文森著. — 北京 :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, 2010.8
ISBN 978-7-5640-3337-8

I. ①十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23225号

书名：十五日

SHIWURI

作者：杨文森

出版人：杨志坚

责任编辑：申玉琴

策 划：(S) 念念文化 NBook

特约编辑：刘玉浦 魏 力

装帧设计：(S) 灵动视线
010-85983462

出版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
发行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

邮 编 100081
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 / 16

印 张 15.75

字 数 300千字

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书 号 ISBN 978-7-5640-3337-8

定 价 29.90元

目 录

一、亡魂来了 /1

那黑狼进来后，围着二姐夫嗅了半天，忽然“呜”的一声闷吼，直挺挺地扑到了二姐夫身上，二姐夫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，那皮夹克的领子就让黑狼给撕了下来。黑狼似乎恨透了那领子，几口就把皮领子撕得稀烂。哥哥看二姐夫的皮衣领子被撕烂，操起木棍要打黑狼，娘忽然举起手喊了一声：“别打，看，那是什么？”我们顺着娘指的地方一看，地上赫然一个指头大小的草人，草人的腰上还系了一根红色的绳子。

我们正吃惊的时候，娘对我们大喊：“快上炕来！不要碰那草人！”

二、庙边的女子 /9

爷爷好像饿极了，狼吞虎咽吃着碗里的东西。但很快，爷爷就痛苦地蜷缩成一团，他身边的人退到后边诡笑。小奶奶忽然嘶声狂呼了起来，声音很凄厉，在夜里传得很远，槐树沟里都有她的回声。我被小奶奶这尖利的呼叫吓得腿都软了。小奶奶一手抓着轮椅，一手举着黄铜灯盏，眼珠红得吓人。“他爹！你想死啊，你想下地狱啊！”小奶奶喊着，就把手里的黄铜灯盏使劲砸向古窑的院子，那样子恐怖极了，一点儿都不像刚才那个慈祥的老人。

三、黄铜猪灯盏 /16

只见小奶奶家的青砖围墙上，是殷红的血迹和带血的鸡毛，血已经凝固了，一道一道的。看我们吃惊的样子，桃子就笑了说：“这是昨天晚上我们从古窑回来，鬼祟们也追着我们过来，小奶奶就用鸡血把门封了。”

“小奶奶是在屋里洒的鸡血，这血怎么跑到围墙外了？”二姐夫问桃子。桃子就从墙上撕下一根鸡毛，我们凑到跟前一看，那鸡毛根部的管子里，竟然都带着一根红色的丝线。

四、走州过县 /23

我们听见一阵呻吟，却不是哥哥发出的。二姐夫从土堆上跳下来，看见哥哥的手掌兀自流血不止，急忙喊道：“大虎，给我胳膊！”哥哥正愣神间，二姐夫就一把撸起哥哥的袖管，对准哥哥胳膊上蚯蚓一般鼓胀的血管一指头点了下去。倏忽间，哥哥手上的血就止住了。桃木剑上的血渍也不见了。桃子看了看我，伸手就在那桃木剑上摸了摸，又神道道地掐指算了算，说道：“批麻考说，属木之马，穿针引线，下入地府，上达天官，生人受用，走州过县！”

五、古墓 /32

“胡思乱想！你要先人都不得安稳吗？”一个阴惨惨的声音从娘的窑洞里轻轻飘了出来。我吓得一下子坐在了地上。哥哥他们显然也被吓着了，猛地往后一退。娘的脑袋不知道什么时候伸出了窗户，灰白的头发乱蓬蓬的，

满脸疲惫，阴惨惨地看着我们。这是娘说的话！我站起来拔腿就跑，黑狼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了我，我听见黑狼惊恐地说：“可怕！可怕！一窑的鬼在说话！”这时候，娘的窗户“砰”一声关上了。我听到了娘很大的呼噜声，娘从来不打呼噜的。

六、隐藏在古窑的萧太岁 /43

我们都奇怪侏儒的胡言乱语，这时候就见他跳下炕，揭开窑洞里边的一块砖，对着湿乎乎的泥土使劲地呼吸。再抬头时，我们发现侏儒脸上的皱纹竟然少了许多。那侏儒看我吃惊，就笑了一下说道：“这堆十八层厚土的灵气，我偷过来一辈子了，今天才派上用场。要早早受用了，今儿你们怕都没有命了。”我还纳闷着，侏儒就对我 and 桃子说：“这锄头，紧要的关头顶用。”我们仔细地看了，锄头赫然是一个仙鹤的脑袋，似乎有一张嘴巴，往里边吸着云彩，锄头把儿上刻着我们看不懂的铭文。

七、鬼人 /50

我心里对女鬼人产生了一股莫名的同情。正想问她，她忽然抬起头，浮肿的脸上全是一道道的指甲印。她的目光凄厉而凶狠，我吓得大叫一声。屋子里睡觉的桃子他们没有听到我恐怖的尖叫，透过窗户，我看见他们睡得很熟。女鬼人看着我，眼里的光芒让我恐惧，却又很想接近。她开始说话，我听不懂，但我知道，这个女鬼人一定有不同寻常的经历，她需要我来帮她。

有了这种感觉后，我竟然觉得自己的大脑更加清澈了，身体也变得剔透，

似乎碰一下都能破碎。女鬼人要我跟她去古窑。

八、追杀我们的大奶奶 /67

回过头去，奶奶的脸惨白惨白的，诡笑着看我。她身上华丽的衣服在暗夜里格外鲜艳，旁边几个老女人拍着巴掌笑，有人阴笑着说：“抓住这个龟儿子了！”

我挣脱不了，就抱紧灯盏念动咒语，大奶奶却从怀里摸出一张符咒，一把贴在我的脑门上诡笑：“亲孙子，你知道灯盏是谁的不？这是老刘家的灯盏。为了这劳什子，我老刘家几辈子的媳妇都做了奴仆，你这不是小鸡给老鸡踏蛋吗？”

九、白衣女子 /71

那供桌上的大仙听了小奶奶的话，顿时哑口无言，过了半晌，就说道：“奈何！奈何！你们批麻本是与三界无染的一界，你能归了神道，孝心是有的。你这孙子，能在娘胎里赖了七年，留住了童子身，看来天道如此，这些可不追究，但你这羞花的容颜，却不是自己的，要归还了神道。”

十、爷爷婚礼上的土匪和娼妓 /77

夜晚在土匪和妓女的恣肆以及醉汉的号叫声中进行着。桃子兀自吃着饭，

时不时地看我一眼。我感觉浑身不自在，就像是黄酒的瘾上来了，可拼命喝酒却并不见效，于是越发难受起来。桃子看见了，脸“刷”一下红了，想伸手掐我，却在半空中迟疑着落下，低了头不说话。我忽然想起了那好看的女鬼人那晚向我招手的样子，又想起了桃子挨着我睡在炕上的模样。

十一、启根酒 /93

桃子把我们这举动看得清楚，狠狠地瞪着眼睛，看着我拿了牙签发笑，就对着白衣女子说：“你这女人，多长时间了，我一直都没说你的不是，我大虎哥人家才结婚，你不管不顾，拿你这狐狸精的模样勾引。我这不知高低的男人，也才是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，今夜你又是勾引。难道狐狸精都是你这模样吗？见了男人，腿就先软了！”

白衣女子被桃子一顿抢白，脸瞬间就白了。过了片刻，就说道：“桃子妹妹，当姐姐的就是再稀缺了男人，也不敢勾引虎子的！我这样做，无非是为了增添气氛，你不感觉这屋子里阴得慌吗？”

十二、笑杀鬼 /101

这时候，二姐夫慌忙地点燃了蜡烛，白衣女子左右看看，从那火盆里抓了一把炭灰，在酒水里一阵搅拌，给桃子、哥哥和二姐夫的脸上涂抹了，我长了胡须，想必大奶奶已经不认识，白衣就没有管我。做完这些，白衣就一个转身，立时幻化了一个半老的徐娘，短衣服长裙子，妖妖地拿了酒坛子道：“这又老又毒的妇人来了，只管我来应付！”

十三、批麻大仙 /108

在一道闪电中，我看见白衣女子头发雪白，脸色也是雪白，还长了一层白色的绒毛。白衣惊叫道：“我怎么回到了才修炼时的模样了？我几百年的修为啊！”我们看见了白衣女子的惨状，心里老大不忍，也担心她要是没了法力，我们怎么对付这些鬼怪。

十四、《福录孽碑》/130

我正在寻思着，忽然听得哥哥大声喊道：“快看！这鬼窑文书怎么变了？”我们被哥哥这大声一喊，都吃了一惊，就赶紧围了过去。却看见哥哥手里的本子竟然慢慢地变大增厚，由原来的白色，变成了麻黄色，成了一本厚厚的线装书。

我们十分诧异，哥哥翻开书本，那上边他写的字，成了宋体的文字！再仔细看了，竟然详细地记载了我们进入古窑后的全部经过。在书的边缘，写着蝇头小楷，朱红色批注。批注者的名字是“浩流沐清”。

十五、三界善童 /143

这张掉下来的皮上，却是被大奶奶吃掉的那十多个窑姐，拿了针线，坐在那皮上飞针走线，也并不像是刺绣的、缝被子褥子的那样小心，却是如同鼓槌一样的针、井绳一样的线，双手扎着，双脚踩着拉线，样子凶狠有力。那大奶奶才扫了一眼，顿时就捂住脸，“哇哇”哭号，又看了我们道：“这下，你们总该得意了，你们的奶奶，让你们这些龟孙子，揭开了一个个的伤疤！

十六、路神 /153

我们就继续朝前走着，那下坡路却成了一个陡陡的上坡，走得十分费力。

我正纳闷，却看见这坡的四周，漫山遍野竟然全是槐树，我们分明就是在树林里！低头再看了脚下，我们却在一条长满了野草的小路上，那路，也似放羊的养牛的踩踏出来的一般，都是一些牲畜的蹄印。

十七、地下的秘密 /168

那萧太岁就忽然站起来，圆溜溜的身子变得湿润光滑。那身上慢慢地就有乳汁一样的东西渗出来，汇聚在一起，却只有露珠大小。良久，那萧太岁就拿下那东西，放在白衣口边，吹一口气，那东西就变成了袅袅的白气，顺着白衣的鼻子进去。做完这些，那萧太岁就瘫软在地，浑身大汗淋漓。小奶奶看着他，难过地叫了一声“道成”，那萧太岁看着小奶奶，却笑了，笑得十分舒坦，又说道：“新杏大仙，我且睡一阵子！”说完就闭上了眼睛。

十八、批麻大仙归正位 /175

只听一声轰响，屋子就像是货郎鼓般震动起来。屋顶的瓦片“哗啦啦”地响。我被吓了，抬起头来观看，那批麻大仙，竟然和中堂上的画像一模一样，通体红透，胯下那物件尤为醒目，颤巍巍地可怕。那大仙却似不知羞耻，拿眼扫视一周，哑声说道：“这时辰，下界来了，各路的弟子也是到齐，你们都抬起头来，让我看个究竟！”

十九、盲女的琴声 /189

这时候，那白衣却又说道：“杨师长，要说奇门遁甲，我倒是知道一些，我才看了，你这师爷，本就是一孤魂野鬼，找你来骗吃骗喝的。”说着话，这白衣竟然扳转了那老头的脑袋，对着那杨师长和屋子里的人说道：“你们且看，这师爷的鼻子里是什么？”我们一看，那师爷的鼻孔里赫然是两条筷子般粗细的菜花蛇，软塌塌地从鼻孔里爬了出来。那蛇头，快搭到了老头的下巴上。

二十、城隍帐下良心簿，未曾翻过！ /210

路未尽，人殊途，冷风唤雨，奈何桥上几回首！
霾散看红烛，残泪如血！
凋零梨花始见春，可怜夜悠悠！

我听了那人的吟唱，顿时有了一股厌世的情绪，心里凄凄地难过，似乎自己也是一个受尽了人间磨难的苦人，顿时眼泪就流了出来。又想自己的过去，整日里苦酒不断，愁肠百结，专是在那风扫梨花，冷风凄雨的时节，一个人孤独地站在丛林深处，凭了那疾风苦雨的吹打，不由一步一步地往那人跟前走去。

二十一、黄狗黑血咒 /216

哥哥这时候忽然似要发疯，一把扯住桃子说：“黄狗黑血咒，是不是要活剥了黄狗的皮，用那血泼洒在神像上边的咒？”桃子看着哥哥的样子，畏缩着道：“就是这样的，奶奶在世的时候说过，她就被村子里的人用这咒语给害了的！”我听得害怕，又看了那白衣女子，除了人还是那么好看之外，

身上却少了许多神气。哥哥愣怔了半天道：“我在县文化馆的时候听几个老人讲过，过去砸毁寺庙的时候，都是用这个咒的。就不知道，今晚上谁在这里捣鬼。”

二十二、被囚禁的爷爷 /224

我听得冒火，就说道：“你一个大男人，搂了人家亲姊妹两个，脱光了睡人家的炕上，就纯洁了？”那黑框子眼镜听了，却看着我慌张地摆手，两个戏子也都回头瞪我。我这才看清，那女人虽说漂亮，脸色却发青，眼珠子竟然是土黄的！到底是鬼！我心里害怕起来。那黑框子眼镜不再吱声，朝爷爷摆了一下脑袋说道：“还不过去？”爷爷却怎么都站不起来，二姐夫看见，就背了他，爷爷却大喊着疼，桃子悄悄说道：“二姐夫阳气太甚，爷爷是鬼魂！”

二十三、雪根本就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/230

这时候，那被子上绣的凤凰却忽闪着飞起来，整个屋子就一片金黄，一阵香气袭来，那泼洒在炕上的狗血还没有沾染了白衣和桃子就落到了地上。那提了水桶的家伙看见了凤凰，才要举枪，那凤凰却展翅就不见了，整个院子顿时就五彩缤纷的，十分好看，才一会儿却又消失了。

一、亡魂来了

猪年的正月初一晚上，我看见了去世很久的爷爷。爷爷的样子我记得并不十分清楚，就是觉得他那脑袋干瘦干瘦，戴了一顶瓜皮小帽，帽子有一些油渍，那脖子落枕了一般歪着，让我看得很不舒服。爷爷是在我喝了一点黄酒，睡得很熟的时候忽然闯进我的窑洞的。

才开始，我觉得有人在我的脑袋边上“呼哧呼哧”喘气，我想翻身，可那屋子里的电灯亮亮的，我就是动弹不得。我睁开眼睛，想看个究竟，这时候，门开了，我明显感觉到一股冷风，门外的雪花被风卷进来。我在照片上见过的爷爷，穿着蓝色绸布袍子，手里提了一根烟管，站在炕沿跟前冷冷地看着我，然后就一屁股坐在炕沿上。我顿时感觉一阵冰冷，不由自主地慢慢坐起来。

爷爷跟我说话了，态度很是不好，那样子，似乎我根本就不是他的孙子。“正月十五天黑以前，和你二姐夫、你哥，一块儿到古窑去。要记住，必须去，赶在十五天黑以前把事情办完，这可是为了咱老刘家的世代代！”爷爷看着我说话，那模样阴森森的，让人难受。我觉得像喝了好多清油一样，心里腻腻的，很想呕吐，意识也不是很清楚。

打我出生，就没有见过爷爷，只是在娘的窑洞里看见过他的照片。在迷迷糊糊中，我对爷爷说，我记住了他的话。可爷爷看起来并不是很放心，又叮嘱一遍说：“这事情，太重要了，你们一定要去，记住！”我刚要向他保证自己不会忘记的时候，家里的黑狗忽然叫了几声，爷爷一下就不见了。

我整个身子猛地一震，似乎被电击了，慌张地坐起，伸手摸了摸脑袋，满头都是汗。这是我在做梦吗？可我分明还坐在炕上，身子歪斜着，一副刚和人说完了话的样子。屋子里空荡荡的，电灯并没有亮，那屋角有一双绿豆大小的亮眼睛，一直在看着我，我估计这是老鼠，赶紧摸黑拉亮灯，屋子里却

什么也没有。窑洞的门关得紧紧的，靠近门缝的地上却落了一层雪，门帘还在摇摆。我住的屋子，门缝很严实，所以我确信爷爷来过。死去多年的爷爷来过。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他。我出生的时候，他早就去世了，是“文化大革命”斗地主的时候被斗死的。我忽然感觉到浑身发冷，窑洞里那爷爷的照片，分明就是我今夜看见的样子。死去的爷爷竟然来过，和照片上的样子一模一样！我忽然害怕，趴窗户上喊了哥哥。

哥哥新婚不久，住在另一个窑洞。二姐夫也来了我家，在磨窑边上的一个窑洞里住。哥哥被我鬼叫似的呼喊吓坏了，急匆匆来了我的窑洞，才听我一说，就吃惊地说，他也梦到了爷爷。我不高兴哥哥说“梦到”，我是看见了爷爷。可是哥哥所说的，竟然和我看到的一模一样。我和哥哥坐在炕上，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从未见过面的爷爷，为何要在大年初一夜回来？虽然和哥哥在一个炕上，炕让娘烧得很热，可我还是发冷。哥哥看见我哆嗦的样子，就说不要害怕，是咱爷爷，亲爷爷，不会害咱。

“爷爷要咱去古窑干什么？”我声音颤抖，自己都能听得见牙齿打战，要不是哥哥说他也梦见爷爷，我也许不会这么害怕。

“虎子！”这时候，一个嘶哑的男声在窑洞外边叫我，才紧张着，门就被一把推开。我吓得惊叫一声，哥哥一把抓起了炕沿边上顶门的木棍，我们看见门口站着一个人，满身是雪。

“虎子，你们怎么还没有睡觉？”这时候我才看清，来人是二姐夫。

“我看见爷爷了！哥哥也梦见了，和我看见的一样！”我声音颤抖着告诉二姐夫。

“是不是爷爷让我们三个去古窑？”二姐夫拍打着身上的雪问我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哥哥跳下炕，站在二姐夫跟前问。

“我梦见的，有个老头，说是爷爷，穿了蓝色的绸袍子，戴着瓜皮帽，提着一根烟管，让我陪你们去古窑。我醒来问你二姐，你二姐说做梦，不要紧。我才又闭上眼睛，却又看见他站在我跟前，冷森森地看我，他说我当过兵，有杀气，要我带你俩去古窑，说你俩都知道，我就来找你俩。”二姐夫在地上跺脚，那大头皮鞋上，满满的全是雪。

“身上怎么这么多的雪？你干什么去了？你的窑洞离这儿不到三十米！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出来看你屋灯亮着，就一直走，走了半天走不到，后来看见了黑狼，我才走到你屋子。”二姐夫看了一眼屋外黑洞洞的天空，声音沙哑地说。他的眼神有些不对劲，我看得出来，他有些害怕。二姐夫当过特种兵，现在又给一个大老板当保镖，他一害怕，我身上的汗毛又竖了起来。

窑洞里很静，我们都不敢说话，互相看着对方，老鼠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“咣当”一声响，我们三个都吓了一跳。“出去看看？”哥哥跳下炕，穿好鞋，操起顶门的木棍说。“出去看看！”二姐夫也说。我害怕一个人留在屋里，就赶紧穿上衣服，戴上狗皮帽子下了炕，顺手拉亮了院子里的灯。

院子一下子亮了，我夹在哥哥和二姐夫的当中，跟着他们出了院子。我家住的是高原上的窑洞。在平地上掘了一个六亩大的坑，那坑有三丈多深，坑的四周凿了窑洞，还盖了两座房子，出院子的路在坑边上，斜着打一个隧道通到外边。这样的住所，很安全，高原上人都这么住。院子的西边有两孔窑洞，一孔是很久以前的磨窑，里边装了面目狰狞的石磨，其实石磨已经没人用了，留着装些杂物。太阳下山后我一般不敢进磨窑，总感觉里面的石磨像鬼一样阴森森地看着我。

那磨窑的边上，住的就是二姐和二姐夫。他们门口有一棵苹果树，我看见苹果树下一圈脚印，仔细一看，全是二姐夫的鞋印。我浑身发冷，二姐夫从窑洞出来后，一直在围着这棵苹果树转圈！

“鬼打墙！”我叫了一声，这事情，在村子里发生过。“嘘！小心吵醒其他人，自己家里怎么能有鬼？”哥哥赶紧阻止我。我抬头看那天空，除了院子的四方天空能看见飘洒的雪以外，其他地方都黑漆漆的，我靠紧了二姐夫。这时候，哥哥惊叫了一声道：“看！爷爷！”爷爷正从窑洞顶上的崖壁横着走过，他的袍子随风飘动！

只有我的窑洞外的灯泡还亮着，在灯泡的光亮中可以看见大团的雪花心急火燎地砸下来。四周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仿佛到处都是阴森森的眼睛，冷冷地看着我们。我们等不到天亮，必须把这事情告诉娘。我们赶紧跑到娘的窑洞，娘睡得很香，但我们才喊了一声“娘”，娘就忽然坐了起来，睁大眼睛问：“你爷爷？是不是你爷爷来过？”

“是！”我吓得快要哭了，“他们都梦见了，我是看见的！刚才在院子里，

我们都看见了！”

“看见谁了？”娘灰白的头发蓬乱着，看起来神志不是很清。

“爷爷，穿着蓝袍子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！”娘一把捂住我的嘴，“你爷爷去世后我和你爹给穿的寿衣，帽子找不到，我找了他的旧帽子，棺材里放了烟管。”

“爷爷让我们去古窑。”哥哥攥紧拳头，我看到他脸色发白。二姐夫胆子大，点了一支烟抽，那眼神，却明显很慌乱。

“古窑是咱们的老屋，原来叫响马院，咱家以前就在那里住的。”娘看着我们，声音颤颤地说。

响马院那地方我知道，距离我家有十几里地，多年前就没有住人了。我去那里玩过几次，就一个大大的院子，我从门缝看进去，里边的家什竟然都在。院子里全是竹子和松树柏树，还有许多的杏树，有几十个窑洞，窑洞也没有一个塌方的，看起来很新。院子里还有两座老式的房子，青砖瓦房，雕梁画栋。古窑四周有青砖砌的围墙，大约一公里长。围墙外边是一条十多米宽的路，铺了石子，路的另一边，是一条长满了土槐树的沟，沟里有一条小溪，里边有灰不溜秋的小鱼，我那早夭的堂兄，就是在这沟里受到惊吓后走了的，那时他才十三岁。

“响马院最早是个土匪窝子，咱的祖先后来得着了这院子，咱家就住这里了。咱现在住的地方，是你爷爷修的，本来是存放粮食的。后来解放了，响马院让公家没收了，咱们就住这里了。”娘看着窑洞里爷爷的相片说。我看见照片里的爷爷冲我生气，就赶紧转了头。

“爷爷让我们正月十五天黑前去古窑。”我爬到娘的炕上说。

“那就去吧，你们都做了这个梦，还看见你爷爷，不去不好。这怕是祖先的意思，一定有什么古怪。要是不去，等出了事，那就得后悔！”娘看着我们三个，不紧不慢地说话。我们三个看着娘，娘似乎若无其事，哪里就理会了我们的紧张？我们仨相互看了，心早悬起来了，我想娘今天怎么这么古怪？

这时候，娘的屋门忽然“嘭”的一声被撞开了，我们都发出了一声惊叫，娘却没有，我发现娘的眼睛有些发黄。娘手里死死地攥着炕上的一个猫头枕头，那是我小时候枕过的，枕头上绣了不知名的兽头，很狰狞。我小时候就枕着

那枕头睡觉，娘说我从来不惊。撞进屋子的东西跑到我们跟前，却是我家的黑狗。它是很普通的土狗，但很凶猛，也很通人性，我们都叫它黑狼。

那黑狼进来后，围着二姐夫嗅了半天，忽然“呜”的一声闷吼，直挺挺地扑到了二姐夫身上。二姐夫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，那皮夹克的领子就让黑狼给撕了下来。黑狼似乎恨透了那领子，几口就把皮领子撕得稀烂。哥哥看二姐夫的皮衣领子被撕烂，操起木棍要打黑狼，娘忽然举起手喊了一声：“别打，看，那是什么？”我们顺着娘指的地方一看，地上赫然一个指头大小的草人，草人的腰上还系了一根红色的绳子。

我们正吃惊的时候，娘对我们大喊：“快上炕来！不要碰那草人！”我们都被娘叫上了炕，黑狼围着那草人“呜呜”地叫着，爪子不停地抓着地上的青砖。娘慌忙从炕角落里打开一个包袱，拿出了一块包着鞋垫的红布。“快，拿这块红布把草人盖住！”二姐夫拿着红布盖在了草人的身上。

等我们按照娘的吩咐收拾完了草人，娘就问我二姐夫说：“你今天碰到了什么？”

“来咱家的时候，我在庙头的小饭店吃了一碗面条，什么人也没有见到。”二姐夫很是惊讶，要不是今晚上他看见了爷爷，而且做了和我还有哥哥一样的梦，他绝对是不会在意这个拇指粗的草人的。

“小饭店是什么人经营的？”娘问。

“一个姑娘，很小，大概十七八岁。”

“还有什么人吗？”娘问。

“饭店旁边的一个屋子，有个老太婆，很老，叫我帮她捡掉在地上的烟管，我看她窝在炕上下不来，就帮她把掉在地上的烟管捡了起来。”二姐夫说。

“她没有碰你？”娘的脸色发白，嘴唇都成了紫色。

“她伸手摸了我的夹克领子，说领子上的皮子真绵软！”二姐夫紧张了起来。

“这个草人，就是那个老太太放在你的衣服领子里的，你把它带到了家里，你爷爷魂魄晚上才到了咱家，要知道，鬼魂一般是到不了人家的。”娘的眼睛里冒着白光，我和哥哥都害怕了。

“那咋办？鬼魂来家里，是不是给家里带来了不祥？”二姐夫很为自己